

黨史資料

一九五四年
第二期

黨內刊物
不得外傳

中共中央宣傳部黨史資料室編

黨史資料

一九五四年
第二期

中共中央宣傳部黨史資料室編

• 三月出版 •

編號：54-02(總第13號)

黨史資料 一九五四年 第二期

編者：中共中央宣傳部黨史資料室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定價4,500元

一九五四年三月第一次印刷

徵稿簡則

(一) 本刊的出版是爲了保存和積累黨史資料。其中所載稿件，史實和觀點都不一定完全正確，一般的只准地委正副部長以上的黨員幹部用作研究黨史的參考材料，經特別註明者始可作講授黨史的參考，經中央宣傳部批准者始可在一定的書刊上轉載。

(二) 本刊包括下列內容：

甲、有關黨在各時期、各地區領導革命鬥爭的原始資料、身歷者的回憶錄和訪問記；
乙、人民解放軍各部所編寫的戰史，黨校教材和研究工作者的著述；
丙、傳記；

丁、有關黨史研究工作和資料收集工作的消息和通信。

以上取材範圍均以有關全黨或一個地區的全局者爲限。

(三) 希望一切熟悉我黨我軍歷史的同志和單位爲本刊踴躍投稿。來稿經採用者均酌致稿酬。

目錄

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中)	譚政一
向赤水前進	加倫六
病員的話	雪楓八
婁山關前後	艾平二
第二次佔領遵義城	舒同元
遵義追擊	翰文三
擴大紅軍	曙霞五
小茅屋	小朋七
殘酷的轟炸	熊伯濤四
茅台酒	陳士傑四
倒流水四個連控制敵人三個師	蕭華四
南渡烏江	陳士傑四
奪取定番城	艾平三
五顆子彈消滅了一連敵人	艾平五
看誰先到	艾平五
北盤江	鄧華五
搶渡北盤江的前後	艾平六

禁忌的一天.....	童小朋 七〇
長征中九軍團支隊的斷片.....	王首道 七三
一個團與一個師誰勝.....	艾 平 七七
「五一」的前後.....	莫文驊 九
由金沙江到大渡河.....	莫 休 九
從金沙江到大渡河.....	一 氓 一七
渡金沙江.....	曙 霞 二三
魯車渡尋船.....	艾 平 二九
火燄山.....	艾 平 三三
一個人帶一根繩.....	曾 三 三四
從西昌壩子到安順場.....	文 彬 三七
十七個.....	加 倫 一五
瀘沽到大渡河.....	劉 忠 一五
「保保」投軍.....	艾 平 一五
老娘也要戳你一桿子.....	艾 平 一五
一個忠實的革命「保保」.....	廖 智 高 一五
鐵絲溝戰鬥.....	鄧 華 一六
真是「蠻子」.....	謝 覺 哉 一六
飛奪瀘定橋.....	加 倫 一六
強渡大渡河瀘定橋的經過.....	羅 華 生 一七

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中）

向赤水前進

譚政

補註

一九三五年一月我軍攻佔遵義後，黨中央進入遵義。我軍在遵義地區休息了十天左右。歷史上有名的「遵義會議」就是在這時候舉行的。

遵義會議在黨的歷史上是極其重要的轉折點。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七次全體會議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關於遵義會議的意義說：

「在第三次『左』傾路線時期中，以毛澤東同志爲代表的主張正確路線的同志們，是同這條『左』傾路線完全對立的。他們不贊成並要求糾正這條『左』傾路線，因而他們在各地的正確領導，也就被六屆四中全會以來的中央及其所派去的組織或人員所推翻了。但是『左』傾路線在實際工作中的不斷碰壁，尤其是中央所在地區第五次反『圍剿』中的不斷失敗，開始在更多的領導幹部和黨員羣衆面前暴露了這一路線的錯誤，引起了他們的懷疑和不滿。在中央所在地區紅軍長征開始後，這種懷疑和不满更加增長，以至有些曾經犯過『左』傾錯誤的同志，這時也開始覺悟，站在反對『左』傾錯誤的立場上來了。於是廣大的反對『左』傾路線的幹部和黨員，都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團結起來，因而在一九三

五年一月，在毛澤東同志所領導的在貴州省遵義城召開的擴大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得以勝利地結束了「左」傾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

「遵義會議集中全力糾正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是完全正確的。這次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爲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是中國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也正是由於這一轉變，我們黨才能夠勝利地結束了長征，在長征的極端艱險的條件下保存了並鍛鍊了黨和紅軍的基幹，勝利地克服了堅持退却逃跑並實行成立第二黨的張國燾路線，挽救了「左」傾路線所造成的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危機，正確地領導了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救亡運動，正確地解決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變，組織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推動了神聖的抗日戰爭的爆發。」（『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二版，九七〇—九七一頁）

遵義會議之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扭轉了危局。這首先表現在軍事領導上採取了運動戰的方針，整編了隊伍，減輕了行裝，以神出鬼沒的運動迷惑了敵人，四渡赤水河，南渡烏江，以強行軍搶渡了金沙江、大渡河，與四方面軍取得會合。

紅軍在遵義地區休息的時候，做了很多羣衆工作，擴大了隊伍。

雖然已是嚴冬的季候，但在貴州的北部，靠近長江南岸地區，彷彿像江西二三月的天氣，一點也不感覺寒冷，大家喜氣洋洋，興高采烈，沉悶的情緒已經過去，部隊格外表現得活潑可愛。因爲在半個月來，已經完全擺脫了敵人的尾追，粉碎了敵人的攔阻，打得侯之坦走頭無路，佔遵義，陷桐梓，橫掃黔北，如入無人之境。四鄉的乾人兒，天天總是圍繞着我們，不是說王家烈苛

捐雜稅抽得怎樣厲害，便是講財富老壓迫的如何可恨，每天總是成十成百的跑到紅軍裏面來要求留紅軍；而在另一方面却呈現着「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情景，豪紳們，今天搬家，明天逃難，侯之坦的部隊，這裏逃跑，那裏退却，驚心喪胆，顛沛流離。兩種完全不同的情景，點綴了當日黔北這幅圖畫。

這時我們的紅四方面軍，已粉碎了敵人的三次「圍剿」，把敵人幾百里的堡壘綫完全突破，劉湘在前綫的部隊均受挫折。此時我們的計劃，準備趁此時機，由黔北轉入川南，跨渡長江，配合四方面軍行動。部隊遂於佔領遵義之後，繼續下桐梓，攻松坎，一路雖然有川南邊防軍的阻擋，但一點也不感覺費力。我們佔領松坎之後，在松坎附近休息整頓了四天，這是從江西突圍以來，休息時間比較長久的第一次。然而在這短短的四天中，却給我們很大的幫助，解決了許多重要的問題：休養了體力，料理了行裝，準備了給養，改編了我們的部隊，我們還總結了突圍來三個月的政治工作，揭露了我們工作中的許多弱點，尋求了產生這些弱點的根源，定出了今後的工作的方針與方法。短短的幾天時間，把部隊整理得精神煥發，呈現一種新的氣象。

部隊向赤水前進了，經溫水東皇殿到達了土城，戰爭便也一直是從溫水打到土城。土城一仗，侯之坦集結了三個團，先我佔領了陣地，似乎要和我們拚個死活。這樣的好機會，自然我們也不會推辭，因為在烏江戰鬥以後，侯之坦總是向我擋駕，每次戰鬥，只要槍聲一響，便飛也似的逃跑。他們的腿生的長，我們真「望塵莫及」！槍聲響了，土城附近山上，都堵滿了敵人。人們都以爲今天的侯之坦，一定要憑着土城，作孤注一擲呢。我們兩個營向敵前進了，一路跑步，便接近了敵人的山脚。誰也不料侯之坦仍然是不「過硬」，整營整團的像瀉水般潰退下去，早就架好了浮橋，從浮橋上成四路縱隊退入赤水河西岸。大約還有一個連的左右，來不及渡河，便沿

河下游向猿猴逃竄。此時浮橋已被敵拆斷，隔河望着敵人在一個不寬的正面和傾斜很急的山坡上，凌亂不堪，大家只顧逃命，他們的長腿子，此時也不中用了。他們嚇得進一步退兩步，一個指揮官，騎着白馬，從凌亂的人叢中由西跑向東，又由東跑向西，時而上，時而下，此路不通，彼路又不通，不知如何是好。機關槍一響，滿山的敵人好像茅廁裏的糞蛆，翻上翻下，煞是好看。

我們的戰士們，看着氣憤了，拚命的去修理浮橋。不消四十分鐘，浮橋修好了，大家爭先恐後的渡過彼岸，可惜時間太遲，已經來不及追擊了。這一仗只繳獲步槍數十枝，子彈炸彈二十餘箱。

土城街上遍掛紅旗，到處張貼了歡迎紅軍的標語，什麼「歡迎朱毛軍長」，「歡迎打富救貧的紅軍」等。街上一堆一堆的人，蹣跚來去，看傳單接受宣傳。大家睜着眼睛注視了我們的全身，從上身到下身，從下身又到上身，顯示着特別自然、親熱，彷彿把我們看作「王者之師」，但也奇怪，似乎我們也和普通人一樣，並沒有一些特殊樣子。

到達了望龍場，離赤水城只有九十里了。打聽得赤水城只有一個團的兵力，城內有修械廠，又有電燈（多久未見過電燈了），大家眉飛色舞，一心只打算進赤水城。經過七田坎到黃陂洞附近，我第三團即與敵遭遇。因尖兵動作不迅速，敵先我佔領了右翼高地。敵即以此高地為支撐點，並憑藉左翼堡壘，對我施行火力封鎖，使我一師人的兵力，限制在一個仄狹的正面，不能展開作戰。此時我即以全力奪取右翼高地，將敵人壓下去，可是受左翼堡壘機關槍及砲兵火力的側射，終不能超出葫蘆形的口子。敵人穩住了腳，依該地阡陌的高低起伏，拚命掙扎，後續部隊不斷的增援上來，遂使正面戰鬥成對峙局面。敵人殺過來，我們殺過去，雙方均有死傷。我第三團

排連兩級幹部，大部傷亡，然而我們的戰士，將不成建制的班，加入別一班作戰，自動的代理指揮員，繼續進行戰鬥。此時我右翼的一個營，正向敵進行包圍，在極端不利的地形下面，連續幾個衝鋒，將敵人牽制部隊完全擊潰，打到了敵人的左後方，預料他們的騾馬大行李動搖了，必然影響反於他們的正面。不料這個敵人還有幾分頑強，將他們的砲火集中和轉移向着我們這個營了，預備隊也全部使用了，結果，我們英勇的這個營，在不利的地形條件之下，被迫退回來了。

正面戰爭，又緊張起來，機關槍聲砲聲手榴彈聲，攪成一團。他打過來，我打過去，又是一場惡烈的廝殺。我們花費了很大的氣力，總殺不出這個葫蘆形的隘口，三個團都堆在一個山頭上。大家着急起來：「今天這個敵人打不潰，如何是好呢？」許多人都主張以少數兵力箝制正面之敵，主力則從側翼繞到隘口的後面。主意雖然是打定了，究竟從那一點打下去呢？一番偵察，又一番偵察，可惡的地形，生得這樣湊巧，這裏沒有路，那裏也沒有路，到處都像懸崖陡壁一般。「反動派的壽命該得延長」，戰士們發出詛咒的話語了。

遠遠的望着通赤水的馬路上，塵土飛揚，愈走愈近了，敵人約一個團的兵力，成兩路縱隊，從馬路上奔馳而來。今天這個形勢，便無法戀戰了，只得偃旗息鼓，宣告停戰。

我們下了山，到了馬路上，敵人便裝腔作勢，沿着馬路一綫山頭，猛烈向我來路延伸，似乎要與我們取平行路，截我歸路。我們自然也不輕視，節節向後抗退，到達七田坎，天色已是晚了。從七田坎後面山上，幾排槍打下來，只見手電光芒四射。這是敵人的迂迴部隊呢，可惜來得太遲，我們已完全通過了。

病員的話

加倫

在長征中，我們沒有固定的根據地，當然也談不上固定的後方，因此我們的傷病人員輕的隨隊伍走，重的只有寄在羣衆家裏。

當部隊到達黔北的時候，黨的策略方針是由川南強渡長江，爭取與四方面軍匯合。在這一行動中，沿途寄留了不少的傷病員。

由於敵情的變化，此一戰略決定沒有能够實現，部隊是由原途折回來了。有一天經過川黔交界之猿猴地方，一個六十餘的老婆婆站在路旁大聲高叫：

「紅軍！紅軍！（貴州民衆都稱我們紅軍）把你們這位哥子帶回去，他的病已經好了！」接着她跑回家裏領了一個青年來，她笑咪咪的把青年交給我們。她還很客氣的說：「紅軍！對不起，你這位哥子在這裏沒有好招呼！請不要見怪呵！」她又跑到房裏拿了五個雞蛋，十多個包穀巴巴送給我們青年同志。我們向她表示感謝，並送她幾塊錢，她堅決不要，她很慷慨地說：

「紅軍！我們是一家人。我不是爲錢的呵！你們辛苦，都是爲了我們乾人（窮人），幫助你們，是我們自己的事。假使是王家的人（即貴州軍閥王家烈的人）我們尿也沒有他吃。王家兵整得我們好苦呵！」我們只好再三道謝和她分別了，我們走了很遠，她還在站着望我們。

到達宿營地了，很多寄在羣衆家裏的病員也一批一批的回來了，一個個吃的很肥很胖，軍服是都換了，大家都穿上了老百姓的衣服，幾乎都不認識了。我們開了一個茶話會，歡迎這些病癒歸隊的傷病員。

「你們這次在羣衆家裏還好嗎？」我們問。

「羣衆好得很。隊伍過的第二天，民團就回來了。他們到處搜索，羣衆把我藏在一個放草的屋裏，結果被民團搜出來了，團總馬上就要拿我去殺。這家羣衆全家跪在團總面前求饒。他們假冒我是他們的兒子，痛哭流淚的苦苦哀求，結果團總也沒辦法，去了。我此後也能公開的在他家裏住起來。他們一家人待我特別的好，天天總要弄點好菜給我吃，並請醫生來，把我的病幾天工夫就治好了。我走的時候，他都不捨得，大家還流了眼淚呢！」我們一個青年幹事這樣說。

「我們那家羣衆也非常好。因為我負了傷走不得，他們把我指在一座大山裏，搭了一個小茅棚，派了一個他的兒子陪着我，每餐都送飯送茶來。有一天夜晚，民團把他們的家裏包圍起來檢查，他們立刻派人又把我背到另一個山上去。像這搬動，不知經過了多少次，結果我們仍是很安全的在那裏住着。替我醫治的醫生也很好，他從沒有要我一個錢，並且還送了我幾塊錢用，送過很多東西給我吃。他們很喜歡聽紅軍的故事，天天總有很多人來聽我講。他們很羨慕革命根據地，他們也願意堅決幹，他們說王家烈實在把他們整得太苦了。」另外一個戰士這樣接着說。

他們都你一篇他一篇把他們經過的情形講得很詳細。

人民的紅軍，到處都取得廣大羣衆的擁護。雖然困難不斷的加到我們的身上，然而有了廣大的羣衆，一切困難都戰勝了。這恐怕是敵人難以索解的吧！

婁山關前後

雪 楓

補 註

赤水附近的土城戰鬥之後，我軍即向扎西（即威信）轉移。在扎西地區，改編了部隊，充實了戰鬥連，將八軍團併入了五軍團。改編完成後，我軍再由舊路，回到貴州，打桐梓，打婁山關，打遵義。

在扎西地區，擴大了紅軍三千餘人。

古蘭古宋地區原來有一支游擊隊，黨派了余澤鴻、徐策同志等去該游擊隊工作。後來余澤鴻同志在那裏犧牲了。

一 二郎灘的背水戰

在回師遵義的途中。

這一次是赤水河的再渡，一路來浩浩蕩蕩，然而當前橫了一道河，名叫做二郎灘。遇水造橋的任務就擺在先鋒兩個團（十二團十三團）的面前了。

環境並不那樣的太平，倘若敵人在對岸憑河堵擊，事情可就麻煩了，而且事前又得到一個情報：說敵人有以其主力阻我渡河之模樣。

「爭取先機呀！」一面集合紅色工兵搭浮橋，波浪作了他們鬥爭的對象；一面使用紅色水手們乘船渡河，首先是佔領陣地，其次是遠出游擊。船僅三隻，每隻能裝三十人，一來一往，大費

力氣，戰士們急如星火，然而只有「等」。

一個營過去了，機關槍過去了。游擊隊派出了，陣地佔領了。忽然遠方傳來了零碎的槍聲，接着送來了輕重機關槍聲，最後渡河部隊的報告說，我游擊隊與敵接觸，敵番號兵力不詳，但估計約在一團以上。每一個人的思想：「增援！增援！」然而浮橋才架起了五分之一，船仍然是三隻，每隻還是只渡三十人。

「趕快呀！」「趕快呀！」

終於渡過了兩個營，劈面是個高山，三步縮做兩步擁上去。部隊展開了，敵人的子彈從耳旁飛過，砲彈一顆一顆的落在前面或者腦後。

這是一個背水陣。

敵人是那樣的不行，我們的衝鋒部隊還隔着幾個山頭，他們就溜，而且像流水樣的溜了；追過去，追下了懸崖，敵人從懸崖邊跳下去，跌死或者跌傷，一個窩里就跌了三四十。勝利者不能像那樣的跌下去的，所以只得彎了路。敵人就乘這個機會跑得無影無踪了！滿山遍野的背包、衣服、手榴彈、軍用品，以及敵人死者傷者身上的槍枝、子彈，在今天統統換了主人。據俘虜說，他們是侯之坦的兩個團，而且是個什麼副師長率領的。

黃昏之後宿營了，準備着第二日重上征途。

二 乘勝直追，目標向着遵義城

長征以來遵義是最使戰士們想念的一個城：那比較繁華的街市，那相親相愛的羣衆，那鮮紅的橘子，那油軟的蛋糕。然而現在那兇惡的青天白日的旗子是插在遵義城上！

此次在向雲南途中的「回師」，遵義是我們的唯一的目標。大家心目中的敵人，除了不在眼下的王家烈之外，還有自江西出發就跟在屁股後面揀破草鞋的周渾元。「打倒王家烈！消滅周渾元！」這口號每天掛在人們的嘴上。

渡過赤水河，二郎灘戰鬥勝利之後，遵義更加接近了，兩條腿分外來得有勁兒。

沿途的民衆們「多謝」國民黨的苛捐雜稅的「恩賜」，十八歲的大姑娘沒有褲子穿，五六十歲的老頭子，屁股總是露着半邊，成羣結隊站在大道兩邊歡迎着他們的紅軍。隨便喊一聲：「當紅軍來喇！」壯年們就會跟着走的。那個時候，每個團一天總要擴大百兒八十個新戰士來的。

有一天微雨途中，叢林中突然出現了一個上半截披的如像棉襖，下半截爛了褲的漢子，攔住馬頭跪下，隻手送上一張狀紙，開頭一句是「啓稟紅軍大人」，內容是因受某劣紳的欺壓，逼其妻又索其女的，新仇舊恨，請求紅軍伸冤。狀紙還沒看完，他那裏已淚流滿面了！希罕哪，包文正大人常常幹的那一套，居然今日重演了！

經過政治部的調查，所謂某劣紳確是當地一個大土豪。嚮導，自然是他自告奮勇，捉來之後，第一個拳足交加的就是他，復仇的痛快叫他忘記了裹在腿上的爛褲子。經過人們的勸阻，他的餘恨終究未消。

大軍駐在迴龍場休息一天。大的幹部會中，毛主席做了報告。大會中軍團政治部提出了三大號召，把消滅周渾元縱隊吳奇偉縱隊的勇氣提得更高了！

三 婁山關

從川南到黔北的遵義，桐梓縣是大門，婁山關是二門，主要的還是婁山關。倘若佔領了婁山

關，無險可守的遵義縣，就是囊中物。所以婁山關便成爲兵家必爭之地了。

婁山關雄踞婁山山脈的最高峯。關上茅屋兩間，石碑一通，上書「婁山關」三個大字。周圍山峯，峯峯如劍，萬丈矗立，插入雲霄，中間是十步一彎、八步一拐的汽車路，真所謂「一夫當關萬人莫開」。

守關，王家是懂得的。在我們佔了桐梓之後，搶奪婁山關這一光榮而嚴重的任務，便交給十三團了。婁山關上的一攻一守，十三團單獨擔當。浴血大戰的英勇氣概，仍然不減當年。

還在中央革命根據地的時候，一九三三年的東征，即有名的東方戰綫上，我們的十三團和九路軍的三百三十六團在福建延平縣青州地方來了一個遭遇戰。不過兩三點鐘，我們的一團把他們的一團消滅了。據說三百三十六團在上海和日本作戰的時候，是頑強的一個團，是出風頭的一個團，是繳日本兵鋼帽最多的一個團，然而這一團的鋼帽又轉送紅軍了。

在反對蔣介石對江西革命根據地的第五次「圍剿」中，有名的「高虎腦萬年亭戰鬥」就是十三團配合友軍進行的。不管那時的戰略指導怎樣錯誤，十三團在這一戰鬥中的英勇頑強的精神是永遠值得學習的。那是空前的殘酷的戰鬥。敵人湯恩伯樊崧甫兩個縱隊六個主力師，配合砲空兩軍，氣吞山河似的向着我石城縣驛前以北之高虎腦防禦陣地攻擊前進了。敵人欺負我們沒有空軍缺乏砲兵，衝鋒部隊總是集團的一個團。最前鋒是戴草帽、穿藍衣、佩着駁壳、馬刀的法西斯蒂藍衣社匪徒六七十人。七架飛機在空中投彈，幾十門大砲掃射，烟霧衝天，殺聲震地，使你聽不出機關槍和步槍的聲響。沉着抗戰的我們十三團的第七連，堅強的守着堡壘，等待敵人接近工事了，首先報之以機關槍，繼投之手榴彈，敵人排山倒海樣的躺下去了，最後還之以出擊，敵人血肉橫飛的滾下去了！點把鐘的時候，又是同樣的衝鋒，同樣的轟炸，同樣的殺聲。紅色戰士們同樣的